

民國拾玖年

卷五

閏格門

中滿門
翻胃門
腹脹門

厥症門
春溫門

卷六

火劫症門

暑者症門

燥症
痿症

張

辨證冰鑑

北京龍文閣石印

矣上關一開下格自愈此道遙散變方也原有白朮陳皮未嘗不可開關余改用枳殼薄荷丹皮者直入肝經之味取其易開鬱也此方不開關而關自開者正以善解鬱也然則解鬱正所以開關耳

人有吐逆不能飲食又不得大小便此五志厥陽火太盛不能榮於陰遏抑於心包之內頭上有汗乃心液外亡身熱於中也存亡之機關不容髮此關格最危之症人以爲氣不通也用射香片腦之類以刻開其門必至耗散真氣反致危殆法宜調其營衛不偏陰陽一味冲和毋犯胃氣使腑臟自爲敷布不必問關從何開格從何啟惟求之中焦握樞而運漸透於上下之間自能營氣前通衛氣不閉因其勢而利導之度無扞格之患耳和中啟閉湯麥冬五錢人參五分甘草五分黃連一錢花粉一錢五分柏仁三錢滑石一錢白芍五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吐止二劑下閉通矣此方散中焦之火又舒肝以平木木氣平熱火自滅最妙者用黃連與桂枝也一安心以交於腎一和腎以交於心心腎兩交而營衛陰陽之氣無不各相和好矣陰陽既和而上下二焦安能堅閉乎此和解之善於開關也

人有上吐下結氣逆不順飲食不得入便溺不得出腹疼手按之稍可人以爲寒結而陰陽易佳其脈必瀉而伏也法當吐不吐則死然不必吐也夫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吐之宜也以食填塞太陰耳令脈瀉伏非無脈之比況所食之物已經吐出非食填太陰也吐之不重傷脾胃之氣以堅其閉塞乎夫胃氣之所不開與大小腸膀胱之所以閉結者由腎氣之衰也胃爲腎之關腎氣不上則胃關必不開腎主二便膀胱氣化亦腎氣化之也腎氣不通於三經則便溺從何而出然則上下開閉之權衡全在腎也治法必大補腎中之水火而關格不治自愈矣用水火兩補湯熟地一兩山藥四兩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人參二錢麥冬一兩肉桂一錢白朮五錢五味子五分牛膝三錢水煎服二付上吐止結亦開矣又四付全愈此方補腎中水火又通腎中之氣氣足而上自達於胃下自達於膀胱大小腸矣僅用香

燥之味以救胃胃氣更傷倘用攻利之味以救膀胱大小腸則膀胱二腸益損何日能開關解格哉
人有一時關格二便閉結渴飲涼水少頃即吐又飲又吐面赤唇焦粒米不能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脉
沉伏人以爲絕脉也誰知乃格陽不宣腎經寒邪太盛乎夫腎屬少陰喜溫惡寒腎寒則陽無所附當
欲上騰況又寒邪直入腎中祛逼真陽而上升乎使寒輕不重則陽雖虛浮尚不至格拒之甚惟寒威
太甚則峻絕太過陽欲杜陰而不能陰且格陽而愈勝於是陽不敢居於下焦盡逼沖上焦咽喉之間
難於容物而作吐矣夫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似乎陽熱在上宜以陰寒之藥治之矣然陽熱在上而下
正陰寒也用陰寒以折陰寒正投其所喜也不但無功反有大害蓋上假熱而下真寒非用真熱假寒
之法治之斷不能順其性而開其關也用白通湯治之方中是大熱之味得人尿豬胆以亂之則下咽
覺寒而入腹中正熱陽可重回而陰可散自然脉通關啟矣後投以大劑八味湯永不至關再閉吐再
發矣

中滿門

人有飲食後胸中倒飽人以爲多食不能消也以香砂枳實等丸消導之覺少快已而又飽又以前丸消
導久久不已遂成中滿腹高漸大臍漸突出肢體漸浮脹人以爲臍脹也以牽牛甘遂之品逐其水內
本無水濕何從得水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益急又疑藥力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又未
效又疑爲風邪固結於經絡以龍胆茵陳防風荆芥之類紛紛雜投不死不已猶然開鬼門瀉淨府持
論紛紜各執己見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脾土之衰而脾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儻
用溫補早見脾氣何至於此哉用溫土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苡仁三錢芡實五錢蘿卜子
一錢山藥五錢肉桂三分穀芽三錢水煎服一付覺少飽二付覺稍少寬也數付後中滿自除此方補

脾絕不去消導以耗氣蓋中滿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也不補脾胃脹從何消方中加卜子最效助參求以消脹不補參求以添邪又有苓瀝山萸益陰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而上流安有阻滯之虞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加肉桂入水中生火則土氣溫和雪消冰泮尤無壅塞之苦也奈何不知治法惟事消導遂成不救之病哉

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則厭乃強進用飽塞於上脘之間微微脹悶人以為胃氣之虛故成中滿然而非止胃氣之虛也乃心包之氣衰也心包為土之母母氣既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欲胃之能食必須補胃土欲胃土之強必須補心包之火心包火旺胃土自強又何至見食則厭既食則悶哉生胃進食湯人參三錢白朮三錢遠志八分山藥三錢茯苓三錢炒桑仁五錢神麴五分良姜五分枳殼五分卜子一錢炒黑乾姜一錢水煎服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心包與胃原是子母何必分治治中滿而中滿自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人有心中鬱結不舒久則兩脇飽悶飲食下喉即便填脹不能消化人以為脹脹之漸也不知皆氣滯之故儻用逐水之味益且更甚用消之之藥亦只取一時之快不能去永久之脹也宜開鬱為主然氣鬱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若僅解鬱而不兼補則氣難化食脹何以消乎用快膈湯人參一錢茯苓五錢白芍三錢換榔三分白芥子二錢神麴五分枳殼三分柴胡五分炒仁三錢蘿卜子五分厚朴三分水煎服一付輕四付全愈此方解鬱無刻消之憂消脹無雍塞之苦攻補兼施自易收功也

人有患中滿飲食知味但多食則飽悶不易消人以為脾氣虛也誰知腎氣之虛乎夫腎虛者腎火之虛也腹中飽乃虛飽而非實飽也作水腫治亡無日矣蓋脾屬土土之能制水者在腎中之火土得火而堅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即能容水也惟腎火既虛土失其剛堅之氣則不能容物即不能容水乃失

天度之流轉矣。故腹胞作滿，是水臟之漸也。人不知補腎火以生脾土，反用瀉水以傷脾，無異決水以護土。土有不崩者哉？是治腎虛中滿，可不急補腎水乎？然又不可竟補火，以腎火不能自生也。腎火必生於腎水之中，但補火而不補水，則振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虛無以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添脹哉？然腎中之水，乃真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真水生火以生土，實不同也。故腎虛中滿，必補火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用金匱腎氣丸，茯苓六兩，附子一枚，牛膝一兩，肉桂一兩，澤瀉二兩，山萸二兩，車前子一兩五錢，山藥四兩，丹皮一兩，熟地三兩，為末，蜜丸，每早晚滾水下。一兩初服，少脹，久服脹滿盡除矣。此方於腎水之中，以補腎火之聖藥，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意，雖偏於補火，實重救脾補火，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哉。

翻胃門

人有飲食入胃即吐者，乃肝木剋脾土也。以逍遙散加吳萸炒黃連以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胃氣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益增其吐。又改用下藥，不應復改用寒涼以降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用半熱之味，以救其寒，又不應如誤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矣。夫胃為腎之關，腎中有水，足以給胃中之用，則咽喉間無非精液，可以推送水穀。腎水不足，力不能灌潤胃中，又何能分濟於咽喉乎？咽喉成為陸地，水乾河涸，舟膠不前，勢所必至也。且腎水不足，不能下注大腸，大腸無津相養，久必瘦小，而非寬廣矣。腸既細小，飲食入胃，勢又難以推送不行於下，必積而上浮，不但上不能吞而吐抑亦下不能受而吐也。治法必大補腎中之水，用濟艱難艱湯，熟地二兩，山藥一兩，當歸二兩，牛膝三錢，元參一兩，車前子一錢，水煎日服一付，十付必大順也。此方純補精血，水足而腎中有精，大腸有液，自然上可相通而無阻滯之患，如河漕水淺，關門倚戈之士，無糧輸運，恐飢而守，然忽大雨。

滂沱既可通輓於上游。又可順輸於下澤。大舸巨舶。無難裝載。何懼小船之接濟哉。自然關門大開。聽其轉運。無留難矣。

人有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食之一日至三日。或盡吐出者。雖同是腎虛。然有不同者。一時入即吐。一時久始吐也。食入即吐。乃腎無水。食久始吐。乃腎中無火也。此症乃食久始吐出。非腎寒而何。夫腎寒何以反胃也。蓋脾胃之吐。必得命門之火相生。而後有溫熱之氣。始能發生消化。飲食儻土冷水寒結成冰凍。則下流壅積。必返而上越矣。治宜補腎中之火。使一陽復出。大地春回。冰泮土移。可以順流而下。何至上冲溢口哉。然單補火。則又不可。腎火非腎水不生。腎火離水。則火有亢炎之禍也。況上無飲食之相濟。則所存腎水亦正無多。但補火不兼補水。焚燒渴澤。未必不成焦枯之嘆。必濟之以水。無論火得水而生。而水亦得火而更生。水火既濟。自然上下通流。何有翻胃之疾哉。用兩生湯。肉桂二錢。山茱萸一兩。附子一錢。熟地二兩。水煎服。一付吐減半。二付更減連四付吐止矣。十付全愈矣。此方水火兩生。脾胃得大氣而無寒涼之虞。得水氣而無乾澀之苦。自然上可潤肺。而不阻於咽喉。下可溫脾。而不結於腸腹矣。或謂下寒多腰痛。反胃既是腎寒。正下寒之謂也。宜少腹作痛矣。何以食久而吐之病絕。不見腹痛。豈腎寒非歟。不知寒氣結於下焦。則腹必疼痛。今反胃之病。日日上吐。則寒氣盡從口趨出矣。又何寒結之有。

人有時而吐。時而不吐。吐則盡出。人以爲反胃也。然非反胃。有似於反胃耳。此病女人居多。男子獨少。蓋鬱成之也。夫鬱則未有不傷肝木之氣。肝傷則木下剋脾胃。肝性急。其剋土之性。未有不急者。胃吐不能受其所剋。於是上越而吐。木怒其不順受也。於是挾其鬱結之氣。捲吐而來。盡祛而出。故吐不盡不止。有時不吐者。因木氣之少平耳。故於氣之鬱與不鬱。以驗其吐之甚與不甚。治法不必止吐。惟在平

肝肝平而鬱自舒吐自止也用逍遙散柴胡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三錢白朮一錢當歸一錢陳皮三分甘草三分水煎服一付吐少止二付全愈愈後仍以濟艱催輓湯減半分兩調理逍遙散解鬱之後其木枯竭可知隨用濟艱催輓湯急補其水木得潤而滋榮自然數暢又何拂鬱而作吐哉

人有胃中嘈雜腹內微疼痰涎上湧吐嘔日以爲常人以爲反胃非也乃蟲作祟耳夫蟲何以生何以作吐實有義在世人未之知也凡人有水濕之氣留注脾胃而肝木又旺來剋脾胃之土土虛則生熱此熱乃肝木之火虛火也土得正火而消食得虛火而生蟲蟲得肝木之氣性急喜動不喜靜飢則微動而覓食飽則大動而跳染挾水穀之物輿波作浪而上吐矣然但吐水穀而不吐蟲者何故蓋肝木之蟲最靈其金氣之剋居土則安入金則死故但在胃翻騰而弗敢越胃游樂祛水穀之出胃彼且掉頭而返思恐出於胃爲肺金之氣所殺也治法必用殺蟲之味佐以瀉肝然瀉肝殺蟲之藥未免寒涼剋消未必遽瀉而脾胃先以受傷蟲亦未可盡殺必於補脾健胃之中行斬殺之術則地方甯謐而賊盜難以盤踞可殺之無遺矣健脾殺蟲湯人參一兩茯苓一兩白芍一兩炒梔子三錢白朮三錢水煎半碗加黑驢尿半碗和勻飢服一付吐止蟲盡死矣夫驢尿何以殺蟲止吐驢屬金金爲蟲畏故用之人有單用此味亦效者然只能殺蟲不能健土土弱而肝木亦旺已生之蟲雖死於頃刻而未生之蟲難保不再生也此方妙在補脾胃以扶土即瀉肝以平木使木氣平不來剋土且土旺而正火既足則虛邪之火何從犯之虛熱不生而蟲又何從而生乎況梔子白朮殺蟲聖藥同驢尿用尤能殺蟲於無形此按本塞源之道不同於單味偏師取勝一時而不作長久之計也

人有食後必吐出數口却不盡吐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以爲脾胃中氣塞也誰知膈上有痰血相結而不散乎夫膈在胃上與肝相連遇怒氣則此處必痛以血之不行也血不行則停於此中成死血矣

存於膈上。必碍氣道而碍升降。血氣阻住。精液遂積而成痰。痰聚而成飲。與血相搏而不靜。則動而成聲。本因氣而成動。又加食而相犯。勢必愈動難安。故必吐而少快。至食已入胃。胃原無病。胃自受也。又安肯茹而復吐。此所以吐而不盡出耳。治法何必治胃哉。用瓜蒂散加味治之。瓜蒂七個。卜子三錢。非菜汁一合。半夏三錢。花粉三錢。甘草三錢。枳殼一錢。人參一錢。水煎服。一付。大吐出痰血而愈。不二付也。此方本吐藥。得卜子枳殼消食。半夏花粉蕩痰。非汁逐血。又恐過於祛除。因吐傷氣。加甘草生調和之。使胃氣無損。則積滯易掃。又何至惡食再吐哉。此症本非反胃。因食後輒吐。有似反胃。故同反胃論之也。

臌脹門

人有兩足跗上先腫。漸漸至腹。按腹上如泥。小便不利。大便反結。人以為水腫也。誰知土氣之鬱乎。夫人脾胃氣健旺。則土能制水。水自灌注於經絡。兩不相碍也。惟脾胃氣虛。則土不能轉輸水精於上。而胃中之水積而不流。於是浸淫於表裏皮毛。無所不到。然脾胃之氣虛。非脾胃之故也。由於腎氣之虛。則土無升騰之氣。土乃鬱而不伸。力不能制水。使水之相侮。而脾胃之氣益虛也。夫腎司開闔。陽太盛。則水道大開。陰太盛。則水道常閉。陽為腎中之火。而陰為腎中之寒也。腎寒則脾胃亦寒。水畏熱。不畏寒。此寒土所以難制水也。然則治水腫。為可舍補腎中之火。而他求畜水之土哉。然水勢滔天。補火以生土。迂緩難以決排。放水以全土利便而易於蓄洩。故補腎中之火可治久病之水。臌洩脾胃中之水。實益初病之水。臌也。下身脹而上身未脹。正初起之病。宜瀉其水之為得也。洩水至神湯大麥鬚二兩。赤小豆三錢。茯苓一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一付。腹必雷鳴。瀉水如注。二付。水盡。瀉不必三付也。論理牽牛甘遂之方。未嘗不可用。但恐人天重日薄。而脾胃腎三經多虛。恐不勝藥力之過迅。故改立此方於補。

中瀉水正氣無傷邪水又盡出之為妙。苓求健脾胃之土又能通脾胃之氣則土鬱解解則力足以制水矣。況大麥蘗能消無形之水亦小豈能瀉有形之濕合而相濟自能化水直出於膀胱由尾閭盡瀉也。

人有水腫既久偏身手足俱脹面目亦浮口不渴皮毛出水手按其膚如泥此水臞真病也乃土氣鬱塞之甚以致水濕不化耳。夫土本剋水何反致水侮。蓋土虛則崩土崩則淤泥帶水而流緩於是日積月累下焦阻滯水乃上浮脾胃之中原能藏水然水過多則脾胃不能受於是散布於經絡分積於皮膚矣。及至經絡皮膚不能受不得不流滲於皮膚之外外勢如此之橫汎溢於一身不用下奪之法何以瀉滔天之水。故必大開水道奪門而決水乃大流也用決水湯車前子一兩 茯苓二兩 王不留行五錢 肉桂三分 赤小豆三錢水煎服一付小便如注不絕三付腫脹盡消矣。論理用雞屎醃逐水亦有神效然雞屎醃逐水從大便而出此方從小便而出從大便而出者其勢逆從小便而出者其勢順逆則效速而氣傷順則效緩而氣固此方水從小便而出者利其膀胱也凡水必從膀胱而氣化而後由陰器而出土氣不宣則膀胱之氣不行吾用王不留行之迅藥以開其口加肉桂引車前茯苓赤小豆直入膀胱而利導之茯苓車前雖利水而不耗氣而茯苓直是健土之味水決而土又不崩此奪法之善也至於臍突手心無紋此方尚可救也但服此方愈後必禁食鹽一月倘不禁則又脹矣脹則不可再治也。

人有氣喘作脹腹腫小便不利大便亦澀一身漸腫人以為水臞也不知不然蓋肺脾胃三經之虛也夫水氣不能分消大都病在胃然胃之所以病者正由三經之虛胃為水穀之海凡水入胃為歸蓋五臟六腑之大源也但胃能容水不能行水所恃脾之散水以行於肺肺之通水以入膀胱腎之化水達於

小腸惟胃虛則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在中矣肺虛則不能通胃之水入於膀胱而病在上矣腎虛則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輪瀉而病在下矣三經既虛而胃中積水浸淫遂偏走於經絡皮膚無所底止也治法補三經之氣而胃氣自旺胃旺腫脹盡消矣用消脹丹白朮三錢茯苓一兩麥冬五錢熟地五錢山藥一兩芡實五錢蘇子一錢水煎服一付喘少定二付脹漸消十付小便便利二十付一身之腫無不盡消此以茯苓健其脾土蘇麥益其肺金熟芡山藥滋其腎水脾氣自旺而不至健運之失職肺氣旺不至治節之不行腎氣旺不至關門之不閉水自從膀胱盡出於小腸矣安得再脹哉

人有腰腫足腫小便不利或腹腫脹四肢浮腫喘息痰盛不可以卧此肺腎之虛之症非臍脹也夫水症多是脾胃之虛此何以肺腎之虛而成水脹不知肺虛必盜脾胃之氣而腎虛則不能生脾胃之氣矣二經既虛則脾胃更虛矣脾胃日虛土難生金而肺金氣化不行矣肺化不行而腎之關不閉矣於是水不能消而泛溢一如水腫矣治法似宜補肺而兼補腎不若兼補腎與脾胃之為得也蓋肺雖生腎然止生腎水不能生腎火也脾胃必得腎火相生水氣必得腎火相化況補腎則肺不必生腎水而金自安矣是補腎即所以補肺也金匱腎氣丸茯苓十兩附子一錢牛膝三兩肉桂二兩熟地四兩車前子三兩山藥六兩丹皮二兩澤瀉十兩山萸二兩蜜丸早晚白湯各下一兩服三日小便便利再三日腰輕再十日上下腫消又二十日喘急痰盛盡除也一料完全愈又服一料永不再發此方經後人改竄分兩以致治多不效因世人畏茯苓澤瀉之過於瀉水耳不知水勢滔天不用掃蕩以決水乃畏利導之品而不用以消水平故必多用車茯苓則水可瀉之以從膀胱而出然腎關不閉非桂附回陽助火蒸動腎氣則關何以開耶腎關不開則胃之積水又何以去哉故用桂附以開關則車苓牛膝盡得利水又恐過利未免損傷陰氣又得熟地丹皮以佐之山藥以補之則利中有補陽得陰而生則火無

亢炎之虞土有升騰之益誠治水神方補土妙藥也儻疑吾說為偏妄加藥味更改分兩斷不能成功也此方名培土消洒湯常治水病初起以傷脾胃致氣衰中滿成氣臟者服後劑便可奏功人參三分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三分蘿蔔子五分山藥五錢芡實三錢甘草三分神麴三分山查五粒蘇子五分

人有手足盡脹腹腫如臃面目亦浮皮膚流水手按不如泥但陷下成孔手起而脹滿如故飲食知味大便澹泄小便閉澀氣喘不能卧倒人以為水臌之症也不知乃腎水之衰矣夫腎衰何至水之汎濫如此不知真水足而邪水不敢橫行真水衰而邪水乃汎決汎真水衰則虛火必盛真水必不能制則火性炎上三焦之火與衝脉之火同心助逆無不逆冲而上行矣火既上行而水從火泛上走於肺咳嗽而不甯矣卧主腎腎氣既通又安得而卧也人至不得卧則肺氣夜不歸於腎而腎中水空無非火氣則肺氣不敢久留於腎乃歸於肺經母因子虛則清肅之令不行於膀胱於是水入膀胱之口膀胱不受乃散聚於陰絡隨臟腑之虛者入而注之不走小腸而走手足皮膚七竅出水也此症世人未知治法必須補腎之水以治腎火尤宜補肺以生腎水蓋腎水不能速生助肺氣之旺則皮毛閉塞而後腎氣下行水趨膀胱而不走腠理也加味六味地黃湯以治之熟地二兩山萸一兩山藥一兩茯苓一兩北五味三錢丹皮六錢澤瀉一兩麥冬一兩水煎服一付可卧矣二付水如注矣四付身腫盡消十付各病全愈愈後必戒色一年鹽禁三月否則必又發矣此症原屬腎虛以致火動肺虛以致水流補水則火自靜補金則水自通也實有至理而非泛言作此論也

人有腹脹滿而四肢不浮腫有數年不死者人以為水臃而不知非也夫水臃之症不能越於兩年未有

因得之飲食之內或食生米而有惡蟲之子或食難化之物久變為蟲形血裹之不化日積月累血塊漸大而蟲遂大所用飲食止足供蟲水穀入腹所化之血亦為蟲之外郭不能灌注於各臟腑矣此症最忌小利不便與胃口不健者難治倘小便利者腎氣能通膀胱也胃口開者心氣能行於脾胃中也二臟之氣有根可用殺蟲下血之味以本末撥也逐穢消脹湯白朮一兩雷丸三錢白微三錢甘草一錢大黃一兩當歸一兩羅子一兩丹皮五錢紅花三錢水煎服一付腹內為雷鳴少頃下惡物又用一付大瀉天下惡物無留矣然後以人參一錢茯苓五錢苡仁一兩甘草二錢白芥子一錢陳皮五分白朮二錢調理前方用攻於補之中雖不至大傷臟腑然大瀉天下必少損元氣故以參苓苡仁繼之則脾胃堅固不愁亡陰之禍也或問初起之時何以知其是蟲與血臟也吾辨之於面焉凡面色淡黃之中有紅點與紅紋者是也又驗之於腹焉凡未飲而作痛者是也但必忌鹽一月犯之必再發則難治也

人有上身先腫因而下身亦腫久之一身盡腫氣急喘嗽不得卧小腹光亮人以為水臌已成也誰知水臌之假症乎夫濕從下受未聞從下受者也凡人脾土健旺必散經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何至水氣上侵惟脾土既虛所食之物不化精而化水此乃邪水而非真水也真水既無所生則腎中乾濕無非火氣於是同任衝之屬火者俱逆而上出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則嗽奔越於肺則喘既嗽且喘身自難卧聚散於陰絡而成附腫故先上腫而後下腫也似宜治腎矣然火盛由於水衰水衰由於土衰也補土其可緩乎惟是補脾以健土必至燥胃以旺火矣故又必須補腎所貴二者之兼治也二天同補丹山藥一兩芡實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二兩肉桂三分訶子一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二付喘嗽輕又二付喘嗽止十付腫脹消又十付全愈此方皆治脾之味亦無非補腎之虛也健

土而不虧。夫腎滋水而不損於脾。得利之功。無利之害。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厥症門

人有日間忽然發熱。一時厥去。手足冰冷。語言惶惑。痰迷心竅。頭暈目昏。此陽厥也。陽厥者。乃陰氣不歸於陽氣之中。內熱如焚。外現假寒。故手足如冷也。此症傷寒中最多。但傷寒之厥。乃傳經之病。必熱至五六月而發厥。非身熱一日而即發厥也。故不可以治傷寒之法治之。然厥雖不同於傷寒。而內熱之深未嘗少異。夫厥乃逆也。逆肝氣而發為厥。厥乃火也。逆火氣而發為熱。熱深而厥亦深。熱輕而厥亦輕。故不為治厥也。治熱而已矣。惟是厥發於日。陽離乎陰也。無陰則陽無所制。離陰則陽無所歸。陽在裏而陰在表。自然熱居中而寒現在外。治法瀉其在內之火。則內熱自出。外寒自散矣。然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瀉火之中。佐以補水。則陽得陰。而有和合之歡。不至陰離陽。而有厥逆之戾也。方用安厥湯。人參三錢。元參一兩。茯苓三錢。白薇一錢。炒梔子三錢。麥冬五錢。生地五錢。白芍一兩。柴胡五分。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付厥定。二付身涼矣。凡日間發厥之症。俱可治之。神效。此方和合之陰陽。有調劑之妙。助陽氣而不助火。生陰氣而不生寒。祛邪而不損正。解鬱而自化痰。所以定厥至神。返厥至速也。

人有夜間發厥。一時厥逆昏暈。暴亡如死。惟手溫。和喉中痰響。不能出聲。此陰厥也。陰氣者。陽氣虛而不能入於陰血之中。以致鬼神憑之。往往厥逆也。直中陰寒。寒症多有一時發厥者。但彼乃陰寒而猝中此。乃陰寒而暴亡。各有不同。何以辨之。陰寒之厥。手足筋脉多青。灌之水必吐。陰熱之厥。手足筋脉多紅。飲之水必不吐。陰寒之厥。身必不熱。陰熱之厥。身必不涼。故陰寒之厥。舍參附無奪命之丹。陰熱之厥。用參附即喪身之燭。然何以救之。宜補陰以助陽。使真陰足。而邪陰自散。陽氣旺。而虛火自消。庶痰

化量除厥逆定矣。用補陽助陽湯。元參一兩。茯苓五錢。麥冬一兩。熟地一兩。人參二錢。白芥子五錢。柴胡一錢。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白朮一兩。葛蒲一錢。水煎服。一付昏迷甦。二付痰化。三付厥回。則可生也。否則不救。此方補陰多於補陽。陰水足而陰火散。陽火散而陽氣可回。陰陽合而昏迷甦矣。僕服之。不效。是陰陽已脫不相續也。非方之過也。或曰。陽氣虛而離陰。是宜單補陽以入陰。今補陽以合陰。恐非治法。不知陽氣而不能入陰血之中者。以陰血太燥。血盛而虛陽不敢入於陰耳。非陰血過多也。苟補陽過盛。則陽旺而陰益消亡。此所以必補陰以合陽。不可補陽以盛陰也。況方中亦有補陽之味。補陰居其七。補陽居其三。始無偏勝。厥逆可援也。

人有日間發厥。夜間又厥。身又復厥。身熱如火。痰涎作聲。此陰陽相并之厥也。熱多則厥多。用瀉火之味。則熱除。厥亦除矣。然厥有日夜之分。而熱亦有陰陽之異。未可徒瀉火也。宜瀉陽中用補陰之味。於抑陰之內。用補陽之劑。庶陽火得陰而消。陰火得陽而化。提陽出於陰。而日間無昏暈之虞也。升陰入於陽。而夜間無迷眩之害。方用旋轉陰陽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附子一錢。柴胡一錢。天花粉三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炒梔子二錢。生地五錢。麥冬三錢。水煎服。一付厥安矣。不二劑也。此方陰陽雙補。痰火兩瀉。補瀉兼施。不治厥。厥自定也。倘補陰而不補陽。或瀉陽而不抑陰。則陰陽有生勝。而痰火必至相爭。變出非常。有不可救藥之患矣。

人有大怒後。又加拂抑。忽大叫而厥。吐痰如涌。目不知人。人以為痰盛而厥也。誰知乃肝氣之逆。得痰而厥乎。夫肝性最急。怒則易怒。怒則氣不易泄。而肝更急矣。過急則肝血必燥。必求救於脾胃。以供取資。然而血不能以驟生。脾胃出水穀之液。以與肝未遑變血勢。必迅變為痰。肝又喜血而惡痰也。痰欲入肝。而肝不受。痰阻於肝外。以封閉肝之竅矣。肝不得痰之益。反得痰之損。則燥結可知。既無精液灌注。

反多痰氣沸騰。痰閉上而火起下。安得不冲激而成厥哉。治宜去痰而厥定也。然去痰必須平肝。平肝在於解鬱。方用平解湯。香附五錢當歸五錢花粉三錢半夏二錢茯苓三錢炒梔子二錢神麴二錢麥芽二錢黃連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付厥輕。二付厥定。三付全愈。此方解肝之拂逆。實有神功。妙在清熱而不燥。導痰而不峻也。

人有不怒則已。怒輒飲酒以為常。自酌自飲。自勸不醉不休。一旦發厥。不知人事。稍蘇。猶呼酒。號叫數次。復昏暈。人以為過醉也。誰知胆經火動乎。夫肝與胆為表裏。肝氣逆則胆氣亦逆。肝火動則胆火亦動也。酒入臟腑。必先入胆。則酒化為水矣。然酒性大熱。飲過多。酒雖化水。而性熱不及分消。必留胆中。況怒氣傷肝。則肝火無所發泄。必分流而入於胆。胆得酒之熱。又得肝之火。則加熱矣。夫胆肝為心之母也。母熱必呼子以解。自然肝熱必移熱以干心。心不可受熱也。乃變為厥矣。治宜解心中之熱。而心熱非起於心也。仍須去胆之熱。而胆熱非本於胆也。仍須去肝之熱。以解酒之熱而已。加味逍遙散治之。柴胡一錢白芍一兩茯苓五錢白芥子三錢白朮五錢甘草三分陳皮五分當歸二錢炒梔子三錢葛花二錢水煎服。一付厥輕。二付厥定。三付全愈。此方實治鬱。佐梔子以瀉火。益葛花以解酒。加芥子以消痰。酒病未有無濕者。濕則易於生痰。去濕而痰無黨。去痰而火無勢。雖欲再厥。其可得乎。所以多用茯苓以助柴胡者。正是此意耳。

人有一過午時吐酸水。一二大碗。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疼甚。厥去。不省人事。至戌始甦。日日如此。人以為陰分熱也。誰知乃太陽膀胱經有瘀血結住而不散乎。夫膀胱之水氣。化則能出。膀胱水不出。乃氣不能化之故。令小便不閉。是氣未嘗不能化也。氣乃無形之物。無形能化。宜無乎不化矣。吾以為有瘀血結住而不散者。以血有形。不比氣之有形也。無形易化。而有形難化耳。未申時。正氣行膀胱之時耳。

氣行於血之中。而血不能行於氣之內。所以作痛發厥。欲去瘀血似宜大行其氣。氣行而血亦行也。然瘀血有形。非僅氣藥能散之也。必有有形之物以制血。則氣可破血。而無阻滯之憂矣。用逐血丹歸尾一兩。大黃三錢。紅花三錢。枳殼五分。天花粉三錢。厚朴二錢。丹皮三錢。桃仁二十粒。水蛭一錢。水煎服。一付瘀血通。二付盡散也。妙在水蛭同入於大黃厚朴之中。以逐有形之血塊。則病去如掃。而痛與厥盡除矣。倘不用水蛭。亦能止厥定痛。而有形之血塊。終不能盡逐也。不可以此物為可畏而棄之。遺人終身之病也。

人有忽然間。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手足厥冷。遂不知人。已而發熱。則漸漸甦醒。日三四次。人以為祟乘之也。誰知乃虛氣之至乎。夫氣所以衛身也。氣盛則體壯。氣衰則體怯。外寒之侵。乃內氣之微也。內氣既微。原不必外邪之襲。無恙之時。常覺陰寒逼身。如冷水之澆背者。正顯內氣之微也。氣微自生內寒。亦何崇乎。然厥症多熱。手足厥冷。吾恐心中之熱也。然內熱之極。反生寒顫。與氣虛之極。生寒顫者。正復相同。苟不辨明。往往殺人於頃刻。可不慎歟。吾有辨之之法。大約內熱而外寒者。脉必數而有力。舌必乾燥也。氣虛而外寒者。舌必微而無力。舌必滑潤也。故必氣虛症。必大補氣。斷不可用大寒之品也。用甦氣湯。人參一兩。陳皮一錢。枳殼三分。葛蒲五分。水煎服。一付輕。二付又輕。數劑全愈。此重用參以補氣。益以陳皮枳殼。寬中消痞。則人參甦氣。更為有神。益以葛蒲者。引三昧入心。則心氣不能散於心外也。

春溫門

一春月。傷風頭痛鼻塞身熱。人以為太陽之傷寒也。誰知乃傷風。而欲入太陽乎。夫春傷於風者。由皮毛而入肺也。風入於肺。而鼻不利。以鼻主肺也。風入於肺。而不散。則肺氣不揚。失其清肅之令。必移邪而